



瓦杜丁將軍的道路

米哈依·布拉金著

时代出版社

996(2)
1041

瓦杜丁將軍的道路

〔苏联〕 米哈依·布拉金著

修 軻 刘耀武 郝建恆译

时 代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Михаил Брагин

ВАТУТИН

(ПУТЬ ГЕНЕРАЛ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敘事體的傳記讀物，介紹蘇聯瓦杜丁將軍的一生，詳盡地談到他從一個尋常鄉下孩子逐漸成長為率領百萬大軍的統帥，以及最後壯烈犧牲的經過。這裡不僅介紹了瓦杜丁個人的好學、勤勉、沉着、謙虛、英明、果斷等高貴品質，而且還着重說明了作為瓦杜丁的培養者的黨對他的影響。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描寫了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中幾個轟轟烈烈的大戰役的實戰情況和蘇聯軍事思想的勝利，並且指出了包括瓦杜丁在內的蘇聯將軍們的卓越的戰術和戰略。

因此本書不僅對我國部隊幹部和青年具有切實的教育意義，而且可以作為一份史料供普通讀者閱讀。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阜外百萬庄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7年7月北京初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8—16/32 字數：195千字

1—10,000冊 定價(7) 0.75元

統一書号: 11013·40

定 价: 0.75 元

目 次

童年和少年.....	2
波尔塔瓦军事学校.....	10
苏维埃人的特色.....	25
排长的职务.....	29
基辅高级联合军事学校.....	33
連長.....	37
在伏龍芝军事学院.....	42
司令部工作的代表.....	53
在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崗位上.....	59
上前綫.....	66
在战争初期艰难的日子里.....	71
在沃龍涅日战綫.....	93
在斯大林格勒的进攻准备.....	95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109
右翼的打击.....	119
重返故鄉.....	131
庫爾斯克弧形地帶战役之前.....	153
軍事委员会委員.....	165
在庫爾斯克弧形地帶.....	183
在第聶伯河左岸的烏克蘭地区.....	211
在爭奪第聶伯河和爭奪基輔的战役中.....	219
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地区的勝利。統帥之死.....	252

CAB36/09

童年和少年

尼古拉·費多羅維奇·瓦杜丁1901年12月16日生於過去的沃龍涅日省，現在改為庫爾斯克州的切普黑諾村。

尼古拉的父親跟兄弟姊妹們伙居在一個家庭里。家里人口很多，一共三十來個。祖父格利果利·德米特利耶維奇·瓦杜丁當家。這是位聰明、忠誠而嚴厲的老人。當年，他曾在騎兵里待了十八年，養成了過紀律生活的習慣，所以在家里也建立起了許多嚴格的規矩。

吃飯的時候，瓦杜丁全家一張桌子坐不下，——冬天，屋里放兩張桌子；夏天，在院子里的草地上鋪一塊寬大的粗布，幾個角上放着每房兒子的家小用的湯盆，匙子分放着；祖父大聲說“坐吧！”兒子和兒媳們才走近前去，孫子們從四面八方跑過來。

老人很厲害，可是大家都知道村里再也沒有比格利果利·德米特利耶維奇更同情別人、更富有正義感的人了；隣人們想起他來都說，這位老人從不拒絕幫助遭遇到不幸的人。

祖父格利果利外貌孤僻、嚴厲，但內心里却同情別人，忠厚善良，——這些性格也傳給了瓦杜丁家里的好多人。

未來的統帥的父親費多爾·格利果利耶維奇性格也是那樣忠誠，同情別人、愛勞動、沉默寡言。

尼古拉的母親魏拉·叶菲莫夫娜是一個性格好動、灵敏的婦人，她在田地里和家里不辭勞苦地勞動着，關切地養育着五男四女。

未來的將軍就生長在俄國的這樣一個愛好勞動的農民大家

庭里。

瓦杜丁家的生活並不富裕。

他們雖然沒有過過很窮的日子，但是為了維持中農的生活水平，祖父只好親自動手，並叫兒孫們一同出力干活；他接受極苛刻的條件從地主那里租來土地，全家人都在這塊土地上勞動。

初春，還刮着冷颼颼的寒風的時候，瓦杜丁家便開始到离家很遠的地里去干活了；直到晚秋，下起秋雨的時候，還在田里工作，他們住在野外的小茅舍里和篷車底下。

農民的勞動在革命前到處都是沉重的，而在切普熙諾村尤其沉重。

周圍的肥土沃地都是地主的；農民在“擺脫”了農奴制度之後，得到的地不僅离村子有十至十二公里遠，而且都是瘠地，“鬼子不拉屎的地”——盡是石頭、砂子和白堊粉；村里的地界牌上寫着：白堊地、遠地、朽木地。下地干活要繞着地主的地走，通過沼地和谷地——這裡，春天和秋天老是陷車和壞車，拉斷馬具，費盡人力和馬力。

在這塊耕地上，馬拉不動犁，木犁耕不開石土，一匹馬拉的耕犁更是少見，全村的人都趕來看熱鬧。

稍微好一點的土地每年都要分來分去，量來量去，量的時候甚至不用俄丈，而是用俄尺——農民的地就是這麼少。地從這家轉到那家，最後是一點肥力都沒有了。

但是，附近，离村子二百公尺左右的波拉河對面是一片肥沃良田，每個農民一輩子時時刻刻眼巴巴地瞧着它；這不是農民的地，這是伯爵夫人班尼娜、伯爵捷維耶爾和地主斯特魯夫的地。

農民們終日過着貧困的生活，總想到河對面去做工，使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一些。

每年農忙的時候，人們都到八百公里以外的遠方庫班去，給哥薩克富農割草。

他們的工作累得要命，經常患瘧疾、痢疾和霍亂等病。

哥薩克兵頭目不放這些成羣結隊的勞動農民進村子，小舖掌櫃的把他們趕出市場，小嘍囉們把他們趕到草棚里，當囚犯送回去……

果良的童年和革命前千百万農民子弟的童年完全一樣。從他懂事時起，他所看到的永遠是農民的飢餓、貧窮和不自由的悲慘情景。他親眼看見他們從庫班把死去的同鄉遺留下的破衣裳帶回來；他聽見過無父無母的孤兒們的悸動人心的哭泣聲。

瓦杜丁一生從來也沒有忘記過被白聖山吹來的熱風所吹襲的那塊土地；永遠記着他祖父、父母和他自己終年在上面勞動的那塊土地和切普熙諾村農民們的悲慘命運。

*

*

*

果良·瓦杜丁去唸書的那座學校設在“看守所”里。切普熙諾村村民把更夫和學校教師住的教堂旁邊的更夫室叫做看守所。看守所隔壁兩間留着小窗戶的屋子是教室，里边擺着些破木頭桌子。

這所學校是村立四年制初級小學校。

從童年起，瓦杜丁就有兩個特征：渴求知識和堅忍不拔。他一生都保持着這兩種特征。

學校，特別是教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波波夫，教給了瓦杜丁許多有益的東西。

波波夫是位優秀的教師，他關心自己的學生，培養了他們的求知慾，教育他們熱愛自己的故鄉，熱愛俄國歷史和俄國文學史，他甚至想在村里進行社會工作，他曾組織過合作社小舖（公認的老實人、瓦杜丁的父親費多爾·格利果利耶維奇被選為出

納)，吸引自己的學生來參加工作。學生們不僅要幫助教師工作，而且還要利用這個機會做算術習題，比如，合作社需要多少鹽袋子和柏油桶，做柏油桶需要多少木板子。

合作社雖然沒有能夠戰勝當地小舖的投機行為，但是農民都長久地回憶着這位教師的好心腸。

教師領小學生到附近的田野和森林里去，教他們學習植物學，帶他們去挖掘本區的許多古墓，發現許多古代銅幣和器具。教師給小學生講解韃靼人的侵略，他們的勢力的衰敗，莫斯科王國力量的成長；還講到：由於莫斯科越來越注意奧斯柯爾河流域，這裡便成了俄國的南部邊疆，於是小城瓦盧依基這個保衛俄國南部邊疆的最南方的前哨就建成了。

彼得大帝進軍亞速海的時候，曾到過瓦盧依基，因而這座小城便成了俄國軍隊開赴前線的據點之一。

在彼得大帝時代，哥薩克移居到奧斯柯爾河和波拉河之間的這一帶來。

哥薩克切普熙在平靜而丰饒的波拉河河畔的白聖山腳下的這個地方落了戶，切普熙諾村就是這樣來的；哥薩克納索諾夫在鄰村里落了戶——因而村子便叫納索諾夫村。烏克蘭西部邊疆區域的烏克蘭人被波蘭地主驅逐到這裡來，這些要求俄國保護的亡命的流浪人組成了曼德羅諾村，後來這裡成了鄉公所所在地。

俄國的歷史在這位受人敬愛的教師所講的故事里復活了。

教師和小學生一起上白聖山，眺望奧斯柯爾河兩岸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色。

白聖山這一面，是一片宛如圓形劇場的田野，從奧斯柯爾河向西伸展；山的那一面，是青翠的橡樹林，一直伸延到地平綫。山腳下有一條白帶子似的大道：大道的一邊架着一排電報綫杆子，

傳送着密碼電報，當時果良·瓦杜丁和他的同學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電報。

每逢天氣晴朗的日子，在令人神往的遠方，現出小學生們最嚮往的瓦盧依基城的輪廓。

切普熙諾村就在奧斯柯爾河和白聖山之間。從山上可以清楚地望見全村簡陋的茅舍；這時你會吃驚地看到，人們貧窮的生活和那極其富饒的大自然之間的對照。

孩子們對故鄉和俄羅斯的愛，以及對俄羅斯歷史的興趣，同他們所產生的對俄國文學的愛好融合在一起了。小學生們在教師的指導下根據偉大俄國作家的詩篇和短篇小說寫成劇本並加以演出。

和瓦杜丁一起學習的同學現在回憶說，當時的果良·瓦杜丁非常喜歡這種演出，熱情地參加兒童合唱團；排演尼基金的“車夫之妻”一詩時，他扮演過小孩。每逢節日，小學生們還到鄰近的村子去演出。

有一次，演完回來，孩子們發現自己家里的房子都變成了一片灰燼。毗連着的房舍都被可怕的大火燒掉了。當教師要學生用“切普熙諾村的大火”（果良童年時，全村的房屋有三次幾乎全被大火燒掉）這個題目作文的時候，這個愛研究問題的小學生不能不想到沒飯吃的孩子為什麼要升火烤土豆和鳥蛋，因而引起大火燒了全村；為什麼有的人吃得飽，有的人挨餓。

果良·瓦杜丁小學畢業時考了第一名。

要升學，他就得到瓦盧依基去上區立高級小學，但是家里沒有錢供他升學。

這時，果良的父親費多爾·格利果利耶維奇已經另住，因為家里人口增的太多，祖父最後也同意把家產分開，但他曾想不讓兒子分開，依然管理這個大家庭，這種想法並沒有挽救家庭免於

貧窮。可是，大家直到今天還記得，雖然這樣，祖父格利果利·德米特利耶維奇還是很自信的。

“孩子們，我們要悄悄地、沒有爭吵地分開，”他對兒子們說，“不要叫別人知道，我們瓦杜丁家分家了。”他親自把家產嚴格而公平合理地分開了。

費多爾·格利果利耶維奇開始過獨立的生活。他領着九個孩子勉強地過活，哪有能力再供果良到瓦盧依基去上學呢？除了他，還要供大兒子巴維爾上學，阿凡納西、謝明和叶果爾都長大了；幾個女兒也要上學。

父親告訴果良不讓他升學的時候，這個孩子的苦處真是一言難盡。他跑到草棚里去，在馬車上一動不動地躺着，睜大眼睛瞧着房頂上露天的大縫，這樣過了兩天兩夜。尼古拉連母親和祖母送來的飯都不吃。

祖父格利果利在這個問題上是站在孫子方面的。這個老兵記得，他因為沒有文化一輩子吃了多少苦！他記得和土耳其人打仗時，自己不能從遙遠的巴爾干給家里寫信的情形；他在比留奇城當了十年兵，每往家里寄一封信，都要從自己兜里掏出最後幾個銅板給有文化的騎兵上士。

教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同祖父格利果利一起來幫助這個可愛的學生；他承擔了果良的學費和書籍文具費。

瓦杜丁家里的人想起他們有一門親戚住在瓦盧依基鎮，這家親戚自己有一所房子，因而認為這是最後的一縷希望，於是便送果良到鎮上去。祖父帶些大麥和蕎麥，親自送他進城。

果良·瓦杜丁怀着幸福的心情，背着几口袋米進城去上學。

*

*

*

瓦杜丁家的這門親戚姓西林，他們的“房子”坐落在鎮邊的哥薩克村里，是一所獨間屋子的普通茅舍。這間房里住着一大家

人。果良准备功課要等孩子們睡着后，或是清晨上學校去利用課前的一段長時間。

果良有兩個朋友，也住在這個村里。三個朋友每天早晨一起上學，穿過整個村鎮，來回要走十公里，春秋兩季，他們走在難以跋涉的泥濘里，冬季穿過佈滿村庄大廣場的雪堆。星期天，三個人一起從瓦盧依基回家：果良同切普熙諾，兩個朋友同納索諾夫。

果良把自己得到優等成績的筆記本帶回家。有一次，他顯得特別高興，讓家里人看自己的獎狀。大家依次傳閱，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獎狀，以後母親把它掛在牆上一個最惹人注目的地方。

果良很沉着，對同班同學肯讓步，但是很倔強，寫文章總想比誰都好，做課堂作業總希望頭一個做完。瓦杜丁到黑板前回答問題時，簡直像個大人，回答得又大膽又有把握。

瓦杜丁外貌不出眾，穿著朴素，但學習成績在全班里首屈一指。那些從前譏笑他個子小和穿土布襯衫的學生們，現在都討好他了；朋友尊敬他，教師愛他。現在他們還記得，當時的瓦杜丁為人沉着、寡言、謙遜、永遠樂觀、願意幫助朋友、做事有魄力而且大膽。

果良·瓦杜丁在這個學校畢業了，成績優良。這時他須要考慮自己的前途。

那時，販賣糧食、大麻、甜菜的貿易很發達。地主和商人越來越需要育文化的人；地方當局在慈善的幌子下幫助高材生上學。所以瓦盧依基每年專門舉行一次“瓦盧依基縣高小畢業生升入商業學校的助學金”的評議會。考試非常嚴格。

尼古拉·瓦杜丁考試合格，被商業學校錄取；商業學校設在烏拉佐沃這個大商業城鎮；離瓦盧依基三十公里。

在商業学校里學習的，除了領助學金的人之外，還有商人和官吏的兒子。瓦杜丁和他們合不來，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每逢星期六和假日，他把書往書包里一裝，急忙趕回自己的家鄉“切普熙卡”——切普熙諾的村民過去和現在都喜欢把自己的村子叫做“切普熙卡”。

從四年級起，學校不發助學金了，瓦杜丁只好回家了。

他幫父親下地干活，教弟弟和妹妹們識字，同時自己進修。後來在村公所里當上了謄寫員——這在當時來說，已經是這個有才能的少年最好的出路了。

不久，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滾到了過去的沃龍涅日省的这个偏僻角落。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農民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交界的白聖山麓下匯合之後，一同向村公所前進，推倒了亞歷山大二世的“沙皇一解放者”的半身銅像，接着又向地主的莊園沖去，趕走了地主和他們的總管。

前綫的士兵走在起義隊伍的前列；這次起義的領導人是來自沃龍涅日的共產黨的代表們。

切普熙諾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農民分到了土地。

農民們世世代代的幻想，老祖父格利果利·瓦杜丁的幻想實現了。在革命前，格利果利·瓦杜丁雖然累彎了脊背，還是不能使自己和兒孫們過富裕的生活；革命後，波拉河岸上的這一片土地歸農民所有了。

村里的富農和小舖的老闆們還希望和過去一樣地作威作福，企圖攫取好地，他們在各種借口下三番五次地強迫農民重新量地；於是尼古拉·瓦杜丁這個最有學問的和已經受到社會尊敬的人，也就三番五次地帶着俄丈下地量地，每次量地的結果，真理都在貧農和中農方面，因為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政權的土

地法维护貧農和中農的利益。

但过了不久，德國凱撒^①的軍隊和烏克蘭的盖达馬克匪徒們从烏克蘭开了過來。他們在村子里橫行霸道，搶劫牲畜，恢复旧秩序。德國佔領軍和烏克蘭民族主义匪徒們被赶走，鄧尼金的軍隊又开進了边区。白匪軍——美英帝國主义者的僱傭軍——把土地連同農民的庄稼一起交还给地主，夺去農民最后的几匹馬；村里的地主和富農又开始橫行不法了。

切普熙諾村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加了反对德國侵略者、盖达馬克匪徒和鄧尼金分子的斗争。按照羣众集会的決議和人民自己的决定，組成了隊伍。

1920年春，十八歲的瓦杜丁加入了紅軍。

瓦杜丁离开了家鄉，但是他和家庭、家鄉、人民的联系却从未中断过。

十年后，在組織集体農庄的斗争的决定性关头，他回到家鄉帮助鄉親們鎮压富農。再过十三年，他又回到家鄉，那时候他已經是大將，是沃龍涅日方面軍的司令官了。

而現在，他面臨的是从軍的道路，一条險峻而艰难的道路。

波尔塔瓦軍事学校

1920年4月，瓦杜丁参加紅軍第三預备团充当战士。

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他在营房的光板床上分到了一个舖位，領到了衣服、皮鞋和裹腿，还有做活用的草鞋。

原來，这个年輕的紅軍战士很爱劳动，守紀律，不大爱說話，但喜欢在隊列里唱歌，性情沉着，和战友們处得很好。

① 凱撒即皇帝。这里指德皇威廉。——譯註

而主要的是瓦杜丁在战斗中是个勇敢的战士。就在这一年，从团里调到驻在鲁干斯克的一一三预备营的时候，瓦杜丁在斯塔罗别尔斯克和鲁干斯克附近第一次参加了剿匪的战斗。红军战士们很赞赏瓦杜丁的勇敢和他那种强烈的同志感情，选他当营的工农监察委员会的书记。这个组织在当时是管理战士的伙食和营里的开支。今天，年轻的苏联战士可能不了解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但是，在当时粮食和服装缺乏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帮助指挥部管理生活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瓦杜丁一心一意地嚮往着新的生活，从前他觉得学习是达到新生活的道路，但现在他一看到革命给人民开辟的生活，便认定今天首先要保卫这种生活。

1920年春，抵抗地主波兰的战争刚一爆发，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便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上前线。没有得到批准，但他又写了第二次报告。第二次又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瓦杜丁又写了第三次报告。这时，营政委把他找去，告诉他苏联埃共和国有足够的已经受过训练、比1920年新入伍的战士更有经验的红军战士：政委告诉瓦杜丁说，以后他有很多打仗和出征的机会，现在要派他到波尔塔瓦进指挥官训练班学习。

从这个青年战士入伍的最初时期起，政委——这个眼光远大、关心国家命运与青年一代军人的共产党代表——就帮助这个未来的统帅决定了自己的道路。

*

*

*

军用列车行驶了很久，常常在烧焦的车站上停下来，沿着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吃力地爬行着……

和瓦杜丁一起来学习的，还有他们营里的几位战友。有几个是他劝来的，一路上，他帮他们准备考试，帮他们回忆过去士兵们在村小学教给他们的、但在艰苦的生活和战斗年代里早已

忘掉了的一点点知識。

这里瓦杜丁又表現出一个特点：他不僅自己用功學習，而且热情地帶動別人，随时都願意幫助同志。

在篷車車廂里，他整天給大家上俄語課和算術課。政委黃給學員們的紙張是不够用的，於是，所有的包裝用紙也都用上了。有一次，列車在紅色里曼站停了很久，瓦杜丁便利用車廂板当黑板，給同志們講解算術四則題。一个車廂寫滿了，朋友們又挪到另一个車廂去，毫不理睬鐵路員工在看着他們演算術四則題，鐵路員工不了解他們在这个滿是軍用列車和裝甲車的車站上“計算”什么。

老师和学生都誤了車。不湊巧，帶着所有証件的隊長走了。在大家找尋隊長的時候，瓦杜丁还抓緊時間繼續上課。

以后瓦杜丁也到了波尔塔瓦。

他离开車站，穿过美丽的林蔭路，向市中心走去……一座大公園里，波尔塔瓦勝利紀念碑的对面，聳立着鋼筋水泥的建築物，过去这里是陸軍學校，以后是第二十九步兵學校，現在是第十四波尔塔瓦步兵學校。

瓦杜丁走進寬敞的外室，这里立着彼得大帝半身銅像。一面牆上掛着个很大的圖表，画着俄國人和瑞典人的战役；另一面牆上掛着标记出該校學員參加內战各个战綫上的战斗情况。

學員們不僅僅學習軍事理論。他們常常中断學習，在教員領導下参加战斗。战斗結束后再回到學校。畢業時人数已經減少，但却更加團結一致了。

學員們完成从米里托波里城到波尔塔瓦的最后一次行軍。行軍路程一千多公里，路上常常投入剿滅富農匪徒的战斗。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有的穿草鞋，有的用麻袋片纏在脚上，但他們士氣飽滿，為自己建立的功績感到自豪。当时途中沒有粮食食

庫，自己也沒有大的輜重車，所以他們要由當地居民供給。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窮困的村庄里，農民在挨餓，學員們就把自己的一点点干糧分給他們吃。

這是些久經戰火考驗、忠於革命、無限忠誠、大公無私的人。他們具有明確的目標和堅強的意志。

學員們在戰鬥里學到了內戰給戰術提供的新的東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陣地戰的形式來看，內戰時期的戰鬥具有機動的性質。有時，師、團以至於連都要獨立戰鬥。在極端殘酷的戰鬥情況下，培養了學員們巨大的責任感，培養了他們在遇到任何敵人都不慌亂的本領。

蘇軍的戰鬥傳統和戰術，同過去俄國軍隊的戰術、戰鬥傳統與軍事素養中優良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俄國步兵素以英勇果敢、堅忍不拔、刻苦耐勞著稱。俄國士兵射擊特別準確。在白刃戰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步兵都比不上俄國。俄國騎兵是最好的騎士，是勇敢無畏、精通冷武器的騎士。

俄國砲兵以百發百中著稱，在瞄準射擊方面，俄國砲兵是無與倫比的。這種射擊要求砲兵動作迅速、果敢無畏和本領高強。俄國士兵是“寧願自己犧牲，也要救助戰友”、“戰友間有互助精神”、“在戰鬥中不落後”等光榮軍人傳統的代表者。這些口號是他們在戰鬥中的行動準則。

俄國士兵是優秀的隊列戰士，他們用“隊列是神聖的地方”這句話確定了隊列的意義。

革命後，俄國士兵和下級軍官成了蘇軍的指揮員，他們把舊俄軍隊中最優秀的傳統都帶進了蘇聯軍隊。作為革命精神和軍人紀律的代表者，他們帶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積累起來的隊列經驗和戰鬥經驗參加了蘇軍。

懂得真理在革命這方面，並認識為了革命的勝利應當把全